



紀念性與公共性

以美國韓戰紀念碑爲例

About Memorability and Publicity
A Case Study on U.S. Korean War Veteran Memorial

黃承令
Ching-ling HOANG
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1950 - KOREA - 1953

一、前言

現代主義不僅是一種新建築、新藝術、新設計的運動，同時是一種新生活、新思維、新觀念的發展，從某些層面而言，更是一種社會革命。在現代主義最蓬勃的年代裡，在普羅大眾的社會意識前提下，寫實藝術、紀念性建築等，總被人們聯想到傳統、守舊、腐敗的中產階級和沒落貴族，於是歷史情懷、紀念性、寫實藝術等被遺忘了，甚至被刻意拋棄了。

當社會革命完成，民主制度逐漸運作成熟後，人們開始意識到紀念性的情懷與生俱來，紀念性為生活情境重要一環，亦為生命永續長存的一部分。它使個人、社群、鄉里，甚至一個民族，藉由紀念性空間凝聚共同的記憶，營造一種懷念的情感，因此紀念性必須與公共性結合才能與民眾互動，才能實現紀念性真正的意涵。一九四五年於美國首府華盛頓完成的韓戰紀念碑實為一個兼具紀念性與公共性的好例子。

二、韓戰之歷史背景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從一片豐衣足食的新大陸成為西方世界的盟主，蘇俄自一九一七年推翻沙皇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戰後佔領中亞諸小國，成立一個龐大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並將東歐各國置於其附庸。一九四五年後的數十年，整個世界基本上成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民主社會與集權政體兩種意識型態的對抗，亦造成西方與東方數十年的對抗與冷戰時期。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國府撤退至台灣，不僅震驚西方世界，更使東南亞諸國赤化岌岌可危。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更使共產世界與民主世界兩大陣營演變成一種意識型態存亡的戰爭，韓國共產黨的革命在中國大量人力和蘇聯現代化武器與補給的支持下，使韓國在極短的時間幾乎淪為韓共之手。西方世界為了避免韓國的淪陷，造成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全面赤化，竟然以成立不久、為維持世界和平為宗旨的聯合國名義參戰。聯合國軍隊共有二十二個國家參加，除了美國與南韓之外，尚包括比利時、丹麥、挪威、瑞典、荷蘭、盧森堡、希臘、英國、法國、義大利等歐洲國家。

朝鮮半島在短短幾年內，由一場內戰，一個社會革命，居然成為二十幾個國家的戰場，僅聯合國軍隊的死傷即超過百萬餘人，更不用談及中國、北韓的軍隊，以及在戰火摧殘下的無辜百姓，戰爭之殘酷、慘烈和血腥前所未有。一九五三年在韓國三十八度線的板門店達成停火協定，韓戰結束了，韓國分成共產制度的北韓及資本主義的南韓一直至今。韓戰成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水火不容對立局面的主因，反共產主義亦有一段時間成為美國的國家政策。



1

青蔥的草地微坡隆起，盡頭彷彿看到許多士兵夾雜在人群中前進。
(黃承命攝)

三、建碑源起與籌設過程

韓戰結束不久，越南共產黨革命業已展開，解放行動從鄉村零星但有計劃的開始。六〇年代末期美國再度將數十萬兵力投入越戰，再次陷入一場政治意識型態的血腥戰爭。戰爭結束後，在越戰退伍軍人協會與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全力推動下，越戰紀念碑興建完成，由於該紀念碑的設計雖由全美公開競圖取得，但並未尊重越戰退伍軍人的意見，因此引來諸多強烈的爭議。此一抗爭延續數年，直至華盛頓公共藝術委員會同意在紀念碑設置一組三人的越戰退伍軍人雕像和一面國旗為止，但此一抗爭耗費不少社會成本，亦造成無法彌補的傷痕。

韓戰在前，越戰在後，兩個戰爭的結束相距二十年，因此在越戰紀念碑興建完成後，韓戰紀念碑的設置計畫即已開始。一九八九年華府公共藝術委員會正式公告全國性的公開競圖徵件，參賽資格不限。同年七月從參選的一千多份作品中選出第一名的作品，得獎者為賓州州立學院（State College of Pennsylvania）的建築系師生。該作品綜合景觀、地景、寫實塑像，組成一組兼具戰爭意象與紀念性的開放空間，它與過去紀念碑的形式和觀念並不相同，因此深獲評審團垂青。

韓戰紀念碑競圖委員會將得獎作品送至華府公共藝術委員會（Fine Arts Commission）接受審核。公共藝術委員會認為得獎作品有些部分待改善和釐清，但又不宜貿然指正，亦不願陷入越戰紀念碑的爭議和困境，於是僅將審核意見連同作品一起送交韓戰退伍軍人協會（The Korean War Veterans Advisory Board）做評估和建議。韓戰退伍軍人協會接到此案後，即直接委託庫柏-萊奇建築師事務所（Cooper-Lechy Associates）做進一步的設計。

庫柏-萊奇保留部分原有之設計元素，但大部分設計都改掉，連配置關係亦與原案不同。這是任何一個公開競圖少有的現象，這兩組設計案引發爭辯達兩年之久，最後庫柏-



2



3

2
在新植的樹林中，一群散兵正在搜索前進。
(黃承令攝)

3
士兵們神情嚴肅、機警，有些甚至略帶焦慮及倦容。
(黃承令攝)

萊奇的设计獲得兩個委員會的共同支持，原得獎作品黯然退去。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韓戰紀念碑正式開工，離競圖結果公告之日已有四年有餘，離韓戰的結束更達四十年之久。

四、形式、內容與配置

韓戰紀念碑由賓州州立學院建築團隊得獎，由庫柏-萊奇建築師事務所接手完成規劃設計，後者並協調施工監造，以及其他兩位藝術家參與配合的工作。基地上十九個士兵的銅鑄塑像由蓋洛（Frank Gaylord）製作。黑色花崗石牆用侵蝕影像完成之壁畫由雕刻家納爾森（Louis Nelson）製作。此作品壁畫計有兩千餘個影像，由當年參加韓戰之軍人、護士的照片中挑出，效果甚佳。這亦說明紀念碑、紀念性空間、公共藝術等，依性質和需要，宜鼓勵不同專長的藝術家共同合作，可以得到更佳之效果。

韓戰紀念碑位於林肯紀念堂與華盛頓紀念碑中軸線上東側，而其西側為越戰紀念碑。韓戰紀念碑與傳統紀念碑最大的差別是它並無真正的紀念碑，亦無高大的構造物，全區凸出地面的牆或塑像都在兩公尺上下。塑像以不同姿勢行走於草地上，並有樹木夾雜其間，初訪者很容易以為置身於一個景觀塑像庭園中。



五、完工啓用、情境與迴響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韓戰紀念碑完工啓用，由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南韓總統金泳三共同主持開幕典禮。在悠揚樂聲中，韓戰退伍老兵圓了一個等待四十餘年的夢；對美國現役軍人而言，他們確定他們的犧牲奉獻，一定會獲得國家的認同和感念；對首府華盛頓特區而言，又憑添了一個美好的紀念性空間；對美國國內外的遊客而言，又多了一個值得停留玩味的景點。



參觀者若從中央軸線大水池往韓戰紀念碑基地方向前進，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開展翠綠的草地，青蔥的草地微坡隆起，盡頭彷彿似幻似真的看到許多士兵在新植的樹林中朝同一個方向搜索前進，士兵與樹木之間又有眾多參觀者夾雜其間。隨著腳步的靠近，形象愈形清楚，身著二次世界大戰軍服和裝備的士兵神情嚴肅、機警，有些甚至略帶焦慮及倦容，各個表情不同、步履不一，但都無傳統戰士英勇的姿態。它像是在一場戰役進行中，一群士兵的行動突然被時空所凝結，令初觀者有些錯愕。

4
士兵們神情嚴肅、機警，有些甚至略帶
焦慮及倦容。
(黃承令攝)



5



6

5
黑色亮面石牆映著士兵塑像以及參觀者行進的姿勢。
(黃承命攝)

6
牆上二千個參戰者影像交織於樹木、藍天和參觀者，如幻似真，時光倒錯。
(黃承命攝)

參觀者若從位於基地東邊的獨立大道 (Independence Ave.) 進入此區，參觀動線是一條長約五、六十公尺，寬三公公尺的石材步道。步道右側為高約二公尺，長約六、七十公尺的黑色花崗石牆。沿著步道前進，左側散兵方式前進的士兵塑像開始出現，右邊黑色亮面花崗石映著士兵塑像以及參觀者行進的姿勢。牆上用影像侵蝕技法，將兩千個當時曾參與韓戰者的相片，包括：陸、海、空三軍，補給後勤、醫師、護士、文職人員等，同時涵蓋了聯軍二十二國人士。這些影像有大有小，有深有淺，使平滑的石材在視覺上產生一種錯覺的深度。參觀者若面對石牆，將使其自身反射於石牆上並融入這些影像，彷彿自己亦曾參與了這場歷史的洪流，再加上樹木、藍天、白雲，重重疊疊，形成一種如幻似真，時光倒錯，一瞬間令人不知身處何處的境界。

參觀者不論知悉韓戰歷史與否，都可以感染到一種歷史事件的意涵。它被稱為紀念碑，但它與藝術、景觀、人體尺度、土地相結合的觀念，更像是一個公共藝術。它看似低調隱約透露歷史的點滴，但卻又莊嚴陳述一個鮮少為人知的慘烈史詩。步道盡頭是一個環形水池，水池前方的地

上有一個石碑，上面刻著：「我們國家，對她的兒女們獻上一份至高無上的敬意，因為他們回應國家的徵召，去防禦、保護一個他們從來不知道的國家，以及一群他們從來不認識的人們。」一座紀念美國死傷數十萬人的戰爭紀念碑，竟是用這種碑文做結束，但這個有點荒謬的碑文仔細讀來，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對參戰的決策和軍人多少含著虧欠、錯誤、感恩與反思。

六、結論

四十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當年參戰的年輕人至今已凋零，存活者亦多垂垂老矣，當年戰死沙場軍人的親友，亦多已離開人世。韓戰自一九五三年結束至今，時代歷經多次的變遷，陳年往事早被人們所遺忘。

時空的移轉，蘇聯的瓦解，東西德的統一，冷戰的結束，共產主義的教條早已過時，更新、更重要的社會關懷和社會議題業已取代了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因此當年韓戰訴求的口號和目標，在今日已失去豎立紀念碑的正當性。任何一種紀念碑的豎立，必須在適切的時空背景才有意義，才能造就其特殊之紀念性意涵，才能達到被紀念的目的、事物和人。



7

但豎立紀念碑的意涵不僅在紀念過去的事和人，同時亦為現今和未來立下一個標竿。這個標竿的意涵因時代而異，因事件而異，亦因立碑的時機而異。韓戰紀念碑的設置晚了四十年，時空的錯置祛除了英雄事蹟的誇大，避開歌功頌德的激情，卻更可以平靜祥和的簡述史實。立碑者更以前所未有的碑文呈現感恩、歉意與省思，傳統紀念碑威權形式不再，卻增添了公共空間與公共性的意涵，凡此種種，均為韓戰紀念碑成功之處，亦為歷史事件與建碑時機建立一個時代性的主題與意涵。

韓戰紀念碑的完成，不在於它再度引起人們對韓戰史實的關切，不在於愛國主義的宣言，更與美國軍人的英勇事蹟無關，而在於將紀念碑形式轉化成一種親和、省思的意涵，並將環境、景觀、公共場域與歷史事件結合。寫實塑像的再現，說明了人們根深蒂固的認知與情懷，它們更將紀念形式轉化，並與公共空間結合，亦使被紀念者和參觀者共融於歷史軌跡的沉思中。■



8

7
步道盡頭是一個環形水池，水池清澈，
倒影著綠樹、藍天，祥和平靜。
(黃承令攝)

8
紀念碑文簡單直接，卻帶感恩、歉意與
省思。
(黃承令攝)